

严丽霞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商界丽人



商界丽人

严丽霞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界丽人/严丽霞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8

ISBN 7-5059-2912-7

I. 商… 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7842 号

书 名	商界丽人
作 者	严丽霞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 所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戴 东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 厂	北京建新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17 千字
印 张	10.1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912-7/I·2184
定 价	14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作者简介

严丽霞，女，1956年出生，南昌铁路局文联创作员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近年来，出版过长篇小说《都市三部曲》、《影视三部曲》、《商界三部曲》多部。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文学报》、《中国妇女报》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、《文艺理论家》等报刊多次评论、专访。

内 容 提 要

被誉为“大陆琼瑶”的言情小说作家严丽霞继《白领丽人》推出后，又推出她的长篇新作《商界丽人》。主人公桑秀英，是赣西乡村的农家女，新浪潮使她随姐妹们来到大都市。都市的繁华与斑斓，使有的姐妹迷失，而桑彦英在与大学教师寒波经历了情感的波澜后，仍执着于“情”，不甘沉沦，最终凭其聪明，果敢及勇气，成立了白沙乡农工商联合总公司，最终引领着姐妹们走出“金丝屋”。文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令人感动，商场、情场的搏杀令人回味。“人”的价值是什么？本书将给予启示。

责任编辑 戴 东
封面设计 赵小贤

人 物 表

- 桑秀英……女 小保姆，后为白沙农工商总公司的总经理
- 许寒波……男 大学教师，秀英的初恋情人
- 杜 海……男 房虫儿，秀英的追求者
- 吕雪媚……女 寒波的前妻，杜海的二任妻子，后为秀英的助理
- 桑春花……女 秀英女友，杜海情妇
- 狗 子……男 油饼店老板，秀英的前夫
- 秋 姑……女 秀英女友，后嫁狗子
- 文 迎……男 落魄作家，秀英的追求者
- 张 工……男 工程师，后为白沙乡玻璃厂厂长
- 李来旺……男 白沙乡乡长，后兼白沙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
- 张 圆……女 张工之女，花痴病人
- 杨 鹃……女 雪媚女友，后为白沙农工商总公司的销售部经理
- 杨黑子……男 房虫儿，杨鹃的情夫
- 侯占山……男 倒爷，春花的情夫
- 朱丽丽……女 杨鹃女友，香港富商的“大陆夫人”，后为总公司的公关部经理

第一章

秀英一踏进杨家门后，就感到男主人杨黑子一双鬼鬼祟祟的眼睛，时时窥视粘贴在自己身上，她心里很是发毛，不知该采用什么态度，来制止斥退这暧昧讨厌的目光。

她是赣西偏僻乡下的村姑，第一次出远门，到千里之外的芜州城打工。

同来的春花，不愿让她看到自己女主人尖酸刻薄的嘴脸，便遥遥指了对面街道“好来发”酒店道：“喏，我就是在那里做事，老板娘的嘴忒臭，没事，你别去那儿找我。”

“那……那我怎么和你联系呢？”秀英望着这陌生繁华的都市，蓦然感到一阵恐惧，紧紧抓住春花的手肘道。

春花晒笑道：“怕啥？瞧你还是当过班长的人，连这点经风雨见世面的胆量都没有？得，我现在就带你去保姆角，到那儿寻个雇主。以后，我们每星期六，就到那儿碰面。”

到了公园保姆角，不一会儿，秀英就让一个叫杨黑子的老板挑中了。

他的条件很好，三房两厅，就住着他和太太两人，而且，开的价也很优惠，每月工资一百元，包吃包住。

当时，很多从各地来的村姑都簇拥着他，要求去他家做

事，可他却一眼看中了相貌姣好的春花和秀英，要从她俩中，挑一个走。

春花笑着推搡她一把道：“我是有主的人了，秀英，你跟着他去吧！”

去了他家，秀英才知道，他是做黑市房产生意的，人称“房虫儿”。与他同住的女人也姓杨，叫杨鹃，并不是他的正式太太，而是与他姘居的情妇。

杨鹃虽是个虚荣浅薄、好搅弄是非的人，但心眼儿并不坏，且热心助人。

她见秀英穿的衣服，都陈旧过时了，便指手划脚地嚷嚷道：“咳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穿这种蓝裤红花袄，真是土得掉渣儿。”

说着，便从自己的衣橱里，翻出一大堆不想穿的衣裙，慷慨赠送，道：“给，你挑自己喜欢中意的吧！”

“不，这都是你的新衣服，我怎么好意思要呢？”秀英推辞道。

“嗨，你尽管拿好了，这些衣服，我都不要了。”

“啥？还是新崭崭的，就不要了？”秀英大为惋惜。在她家，一件衣服，真是新三年、旧三年，缝缝补补还穿三年。像她这身蓝裤红花袄，还是姐姐的，直到她出嫁了，有了新嫁衣，才把它留给秀英。

秀英一直不舍得穿，只是出门做客，才偶尔穿穿，而平时在家做事，都是穿着补丁擦补丁的衣服。

一旁，黑子也撇撇嘴，表示不满：“可不，我算过了，一套再好的衣服，也新鲜不了几天，穿了三五回，就扔在衣橱里不要了！你瞧瞧，这么一大堆的衣服，哪件不能穿，还

整天嚷叫没衣服穿。”

杨鹏白了他一眼，嚷嚷道：“小气鬼，你懂什么？这都是过了时的衣服，我还怎么穿得出去啊？”

“行！行！我的姑奶奶，算是我上辈子欠了你的，有一花三，看样子，你不掏空我的口袋，是不得罢休的。”

杨鹏闻此，柳眉倒竖，话里像嚼着冰渣：“哟，这会子嫌我大手大脚地乱花钱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你玩腻了，想甩我？还是没钱没能耐养我！今儿个，咱们就把话挑明了说吧，你要是腻味了我，也行，算清我三年的青春损失费，我立马就走人。哼，要是没钱没能耐养我，也明说吧，姐我就撕了你这张‘饭票’，说不定能像丽丽一样，找到一个‘港元饭票’，不比你的‘人民饭票’更坚挺耐吃么！”

黑子听了，好不伤心，责骂道：“人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，我们好歹也是三年的夫妻吧，你……你竟然说出这般绝情绝义的话来，真是太没有一点儿良心了……”

杨鹏不听这话还好，一听，便气得暴跳如雷：“夫妻？谁跟你夫妻三年了？你是跟我打了结婚证？还是八抬大花轿，抬我进你家门拜了天地？哼，说我绝情绝义？你的情、你的义又表现在哪里？一再哄骗说要离婚娶我，可三年了，你的婚还没离，让我没名没份的跟着你，简直连个小老婆都不如……”

说到伤心处，竟忍不住嘤嘤痛哭了起来。

黑子见此，只得上前安抚道：“咳，鹏鹏，我家的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七口人的吃喝拉撒睡，全由我老婆包罗照料着。我要离了那黄脸婆，就算老爹老娘和儿女们答应了，我看你也未必支撑得起这个家？能像

我老婆那样起早摸黑、吃苦受累么？”

“能！我咋不能？我也是宾馆服务员出身，什么样的苦事累事、侍候人的事没干过！”杨鹏将他一军道。

黑子也不亏是久经商海的老手，狡黠一笑，肉麻地哄劝道：“这怎么行？宝贝，就是你愿意，我也舍不得呀。既然我爱你，我就是要让你吃好穿好玩好，让你像一朵娇艳妩媚的花朵，永远鲜嫩嫩地开放在我的怀抱里……”

说着，便欲来搂她。

她一躲闪，啐了一口道：“呸！你少跟我念酸经了，你肚里那几根弯弯肠子，我还会不清楚？什么爱呀爱的，你是把我当花瓶养，给你的生活当调剂品，给你撑门面做点缀，哪日要又瞄上新的漂亮妞，还不是把我当垃圾一样的甩出去！”

黑子涎着脸皮“嘿嘿”笑道：“宝贝，你看我是那没情没义的人吗？”

“哼，你少往嘴上抹蜜了，你们男人，没一个好东西！”杨鹏骂完，便扭身进卧室。

这边，黑子一双贼溜溜的眼睛，马上便粘到秀英身上，压低嗓门道：“她呀，脾气忒丑，真难侍候。不像你，人模样俊，脾气又好。真的，你喜欢哪种衣服，尽管都拿去穿好了。”

他借花献佛，向秀英献着殷勤。

秀英见此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便推辞道：“不，我一个干活的人，用不着穿这么好的衣服。”

“喂，什么干活不干活的，到了这里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怎么，你要是不喜欢这些衣服的话，我给你钱，你自己

去商店挑选好了。”说着，他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，数也没数，就往秀英手心里塞来。

秀英吓得后退两步，忙摆手拒绝道：“不，不，我这样很好，我什么衣服都不要。”

黑子心虚地睨了一眼半虚掩的卧室，他怕杨鹏听见，把秀英解雇了，自己可就是猴子捞月亮——白忙乎了。

上回，也是他请了一个漂亮的安徽小保姆，为了讨得她喜欢，他背着杨鹏，偷偷塞了两百元钱给她，并获得她几个甜吻。

于是，他趁杨鹏外出打麻将时，把那妞弄到手。

没想，那妞比他还心急，竟想挤走杨鹏，自己取而代之。

在黑子和她成其好事后，她一反以往唯唯喏喏、低声下气的样子，公然在杨鹏面前，与他娇声嗲气、眉来眼去的。

杨鹏，岂是个眼里肯容沙的主，一阵打骂撕闹后，便要赶那妞走。

那妞也不甘示弱，反骂杨鹏也不是合法的主，要杨鹏滚！

气得杨鹏从卧室里扯着黑子的耳朵出来，要他表态，究竟撵谁走？

谁知，黑子竟自得一笑，一手搂一个道：“都别走，三人同居一室，不是更有味道么……”

他的话没说完，便被杨鹏掴了一掌道：“呸！放你妈的狗屁！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告诉你，我还没这么下贱，跟你们玩这种下流的游戏！今天，你要是舍不得让这小贱人走，我走，我马上就去嫁人，这辈子，你也别想再见到我了！”

说着，便进屋去收拾衣物。

黑子见杨鹃认真了，知道她是个说得便做得出的主，他可不能为贪一口野味，而失掉这个令他消魂荡魄的尤物。虽然，这小姐也水嫩漂亮，但毕竟文化太低，加之又一口土得掉渣的安徽腔，怎么带得出厅堂？

想想，他还是忍痛割爱，以一千元的赔偿，将那安徽姐给打发走了。

这会儿，他可不能操之过急，让杨鹃发现他对秀英的覬觐之心。不然，羊肉没吃上，又惹一身膻，不是太不划算了吗？

秀英，不仅人年轻漂亮，而且性格温柔贤淑，说话办事也矜持稳重。不像那安徽姐，给点儿脸，她就爬上了头，一副得寸进尺的张狂样。

而且，他看得出，杨鹃对秀英也是很满意的。若我又能笼络住她，暗里成其好事，不是两全齐美、皆大欢喜吗？

万一杨鹃发现了，要我两者选一，我看不妨选秀英取代她。虽说秀英衣着土些，可模样气质决不比她逊色，而且知书达理，脾气性格又好，做我黑子的交际夫人，是最合适不过了。不像那辣货杨鹃，喜怒无常，一不高兴，在交际场合也敢崩我的台，让朋友背地笑话我。

想着，他亦不勉强秀英，收起钱，心里美滋滋地想：来日方长嘛，有钱，还怕她不上钩！

他，歪靠在转角沙发上，贪婪的目光如胶水一般，粘在秀英的身上：她，正跪坐在地上，一件件折叠收拾杨鹃刚刚抛置之地的衣裙，尽管，她穿着土气过时的红衣蓝裤，但清丽的五官、矜持含羞的笑靥，令她有着一一种含蓄温雅的美，

一种令男人怦然心动、渴望占有的欲望。

这辈子，再能拥有一个这样的女人为妾，也是我杨黑子前世修来的福啊……

正想着，卧室门拉开了，杨鹃浓妆艳抹、香气袭人地走出来：“黑子，走，陪我到丽晶时装店去，昨儿打麻将，我看中了朱丽丽穿的那套裙子，你陪我去买一套来。”

黑子妻妾成群的美梦被她打断了，好不耐烦道：“看中，看中，你的眼睛是长在朱丽丽身上咋的？只要她买了什么，你也跟着非买不可！”

“哟，你今儿是吃了火药了？处处跟我过意不去啊！”杨鹃不由叉起腰，摆出一副要大干一仗的架势。

而黑子，此时哪有心思和她吵架逗闹，忙息事宁人地说：“得，得，都是我的不是，好不好？你说，要多少钱？”

杨鹃见此，这才转嗔为喜，模仿港台片靓女的口吻道：“不多啦，老公，也就两千五百块啦。”

黑子听了，像害牙疼病似的倒吸一口凉气：“还不多？我的姑奶奶，我可不是印票机啊，经得住你这么淌水一般地花嘛？”

他嘴里边说着，极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一迭钱，还没数，就让杨鹃一把抓到手上，一百两百地点数起来：“喏，一起两千九，算了，买东西你是外行，带你去也白搭，不如叫丽丽陪我去，晚饭也别弄我的，我和丽丽在外面吃。”

丽丽嫁了一港商，因男人常年不在家，她没事就喊杨鹃去她家搓麻将，两人交往甚密。因那港商富有，丽丽的生活也极为阔绰奢侈。

杨鹃受其影响，很是羡慕迷醉她那种挥霍无度的气派。

只苦了黑子，每次掏钱，都像割肉一般。可他又撑着面子，怕杨鹏耻笑他吝啬小气，更怕杨鹏抬出港商来压他，笑他窝囊无能，连个情妇都养不起。

所以，每每她伸手要钱时，黑子尽管心疼，但还是不打折扣地把钱给了她。毕竟，男人生来是赚钱给女人花的，他不能让他的女人看扁他。

这会儿，听杨鹏说不回来吃晚饭，他心中一喜，前脚等杨鹏一走，他后脚就拨了个电话给杜海，将下午的聚会也推辞了。

他得抓住这个良机，把秀英搞到手，就像一首歌里唱的：路边的野花，是不采白不采！

想着，他心里痒痒的难以按捺住，不由凑到秀英身后，伸手在她硕实的乳房上捏一把道：“宝贝，晚上我俩吃什么呀？”

秀英一悚，羞恼地将他的手一推道：“请……请你放尊重点……”

黑子当她是假正经，嘻皮笑脸地嘿嘿道：“别害怕嘛！宝贝，那辣货要到晚上才回来，这会儿，就我俩，没人知道的。”

说着，张开手臂便欲来搂抱她。

秀英慌了，尖声大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别碰我，否则，我要报警的……”

黑子见她如此恐怖惊慌，不像是做戏，忙收敛起嘴脸，花言巧语地安抚说：“别这样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干嘛还这么害怕我？坐下，秀英，你听我说，从你一进我家门，我就爱上了你。真的，我要说了半句谎，天打雷劈、炮子穿

心！”他边诅咒发誓着，身子边往前移动着。

秀英哩，害怕地步步退后道：“不，我不要听这些……”

黑子则误解了她的意思，哈哈一笑，跑进卧室，从保险柜里拿出一迭百元的票子，往她面前一攒道：“好，痛快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谈条件吧，我也收你做我的地下夫人，你开个价吧！”

“不，我要辞职走了。”

黑子听后果一楞：“什么？你要走？去哪儿？难道你不想赚大钱过好日子吗？”

“我想赚钱，也想过好日子，但不是赚这种钱，更不想过杨鹏这种日子！”

“杨鹏这种日子有什么不好？有吃有喝有钱花，还有男人宠着她。”

“不，我宁肯饿死，也不会当别人的小老婆，更不会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！”秀英话语铿锵、落地有声。

这回，轮到黑子瞪大了眼，泄气地说：“真是没开化的乡巴佬，年纪轻轻，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！得！得！得！你走吧，爷们儿有钱，到哪找不到漂亮妞哇！”

秀英听了这话，就像得到大赦，忙收拾好自己的衣物，连三天的工钱也没敢要，挽着包袱，便逃也似地离开了杨家。

第二章

离开杨家，在芜州城无亲无故的秀英，在街头犹豫徘徊了好一会儿，还是没去找春花，她怕看到春花老板娘那张尖酸刻薄的脸。便还是来到保姆角，倦缩在一群四川、安徽妹中，等待户主的挑选。

受了一次惊吓的秀英，心中抱定，不理男雇主的碴儿。因而，几个对秀英都颇为中意、价格不菲的男人，都在她面前吃了闭门羹，以至旁边一个面黄肌瘦的四川姑娘诧异问她：“你这女娃儿咋子搞的？人家开这么高的价，你还不不去？”

秀英想起先前的遭遇，摇摇头，低垂下眼睑，恹恹地道：“不，这价钱越高，我付出的代价也会越大的。”

显然，那四川女还是初次进城，听了她的话，不解道：“他付钱，我做事，这是公平交易啊，我们还要付啥子代价哟？”

秀英看她一副不谙世事的模样，知道她还像一星期前的自己一样，是个天真懵懂的乡里妹子，根本不知道人世的复杂险恶。

秀英心一动，问道：“你一个人出来的？”

她摇摇头道：“不是的，我和几个女娃儿一块儿来的，她们比我大，长的又壮实，早被别个挑走了，就剩下我没人要，等下子天黑了，再寻不上人家，我……我连住的地方都

没有喔……”

她说着，小嘴一瘪，竟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。

秀英见此，心里不由涌起一股怜悯之情，上前抱住她瘦削单薄的肩头，安慰道：“小妹子，别害怕，不是还有我吗？大不了，咱们今晚就窝到候车室去睡，反正天热，又不怕冻着。”

女孩听了这话，止住泪，高兴地道：“真的，那太好了！”

继而，又蹙蹙眉头道：“那……那等会儿你……你要是被人家带走了，我没人要，怎么办？”

说着，她瘦黄的小脸，又涌上恐惧紧张之色。

“不要紧，我一直等你，只要你没走，我也就不离开这里，好吗？”秀英仗义地宽慰道。

女孩儿这才放下心，感激地冲秀英咧嘴一笑道：“大姐，你真好！”

说着，她便告诉秀英，她叫秋姑，今年刚满十六岁。

秀英摇摇头道：“十六岁？这么矮？我还当你十二三岁哩。你这么小，你爸妈舍得放你出来做事？”

谁知，秀英的话，正戳到秋姑的痛处，她眼圈一红，泪水又像决堤的水涌流而下：“我妈早死了，我爸是个酒鬼，只会整天耍酒疯，根本不管我的死活，后妈又是泼妇，稍不如她的意，便拳打脚踢地揍我，还饿我的饭。”

说着，便扯起自己的袖裤来，细瘦的胳膊和小腿上，是一块块淤血伤痕。

“你是背着家里逃出来的吗？”

“不，我爸和后妈都同意了。不过，这次出来，我是不